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2/715
S/19252

5 November 1987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41、56、62、66、69、73

和 82

审查联合国的行政和财政业务效率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

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

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二年

1987年1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附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1987年11月2日在莫斯科举行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会上讲话中关于外交政策的一节。

请将此文本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56、62、66、69、73 和 82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别洛诺格夫 (签名)

87-27959

附 件

1987年11月2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纪念伟大的十月
社会主义革命七十周年会上讲话中关于外交政策的一节

如果没有俄国发生这一伟大革命，今天的世界将不会是这样。在世界历史发生这个转折点之前，强者和富者的“权利”以及扩张主义战争便是国际关系上一向的准则。苏维埃政府领导了反对这种现象的斗争，我国第一个立法行动，便是宣告著名的《和平法令》。苏维埃国家在国际实践中引进了超越“强权政治”的因素，这就是人民的常识和劳动大众的利益。

在列宁指导苏维埃外交政策的短暂年代里，他不仅详细制订了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且表现了应如何在最不寻常和变幻莫测的局势中贯彻这些原则。实际上，和最初的期望相反，打碎资本主义体系“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而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的开始。

苏维埃国家创建人的主要成就，是他及时预见到了由于胜利结束内战而给新俄国展开的现实前景。他认为，国家获得的不仅是“喘息的空间”，而是重要得多的成就，“一个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的国际存在已得到保证的新时期”。列宁坚定地提出了学习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处”的艺术的政策。为了抵制极左思想，他主张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在内战结束之后，只用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便消除了我们工农国家在国际政治上孤立的状态。我国与邻国缔结了条约，然后又在拉巴洛缔结了条约。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承认了苏维埃共和国。

我国又开始采取步骤以便同东方各国，即中国、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建立公平的关系。

所有这些并不仅仅是列宁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初步胜利，而且是国际关系上

的突破。我国确立了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我们正确地称为列宁主义和平政策、国家间的互惠合作和各国人民间的友谊。

当然，并非我们随后所有的外交政策努力都总是取得完全成功。错误也是有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我们并非总是成功地利用各种新机会。我们未能掌握苏联从这场战争中赢得的巨大道义权威，来巩固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并制止那些酝酿冷战的人。我们并不总是对帝国主义挑衅做出适当的反应。

是的，有些事本可以做得更好和更有效。尽管如此，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可以说，我国政策的主要原则是一贯符合列宁制订和规划的基本路线的，即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及对和平根本拥护。

这在避免核战争的爆发和阻止帝国主义势力赢得冷战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我国和盟国一起挫败了帝国主义“击退社会主义”的战略。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在其统治全世界的企图上打折扣。在这个新阶段，我们得以恰好从我国爱好和平政策的成果获益，本着新思想的精神制订新的方针。

列宁的和平共处概念自然经历了变化。起初，这个概念主要起因是必须为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土上建设新社会创造起码的外交条件。但是，作为胜利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继续，尤其是核时代，和平共处随后已成为全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

1985年4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是在这个方面发展列宁主义思想的一个里程碑。二十七次详细提出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概念。我们知道，新概念的基础是：尽管当今世界的深刻矛盾性质，尽管构成这个世界的国家之间的尖锐分歧，世界仍然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是一个整体。

造成这种情况的，是世界经济联系的国际化、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全面性、信息和大众媒介发挥了基本上崭新的作用、地球资源的状况、普遍的生态危险、以及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发展中各国的显著社会问题。但是，其主要原因是人类生存问题，核武器的发展和使用核武器的危机前景使人类的生存成为疑问。

这样，列宁的优先重视社会发展的观点便获得了新的意义和重要性。

自从4月的全体会议以来,我国已经十分清楚地向所有人解释了我们对于争取实现一个安全和稳定的世界的看法。 我国的希望和我国的决心已经列入党 and 人民的最高政治会议——第二十七届大会——的决定、苏共方案新文本,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内所载核裁军方案、《德里宣言》和其他文件、以及苏联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

我国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一起,在联合国提出了许多倡议,包括提出建立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的项目。 《华沙条约》缔约国向北约和所有欧洲国家提出了一项建议,把武装部队和军备削减至合理充足的水平,并且建议比较两个联盟的军事理论,使它们完全限于防御目的。 为了禁止并消除化学武器,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具体的计划,并正在积极进行努力。 在为核查削减武器(包括现场视察)设计切实的方法方面,我们已经表现了主动精神。

我国坚决主张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充分有效地运用国际社会赋予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的权力。 我国正尽全力确保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机构的联合国能够称职地开展讨论,群策群力,平衡所有各国的利益,并有效地履行缔造和平的职能。

要通过我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行为和我国外交政策和外交的风格,并以我国的行动来表现我们的概念和致力于和平的坚定精神,这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的行动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决主张对话,主张适当地考虑彼此关心的问题,和世界科学的发展,不企图玩弄手段或欺骗任何人,从而进行坦率开诚的对话。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两年多了,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指出,新的政治思想不仅仅是又一篇宣言或呼吁,而且还是一种行动哲学,也可以叫作生活哲学。 这一哲学配合着世界上的客观变化正在继续演变。 这一哲学早已发生了作用。

1986年10月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是自国际事务新阶段开始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值得在此提一下,并将载入史册。 这次会晤实际上推动了新思想,使它在极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获得进展,并使国际政治来往变得更富有成果。

新的思想方法考虑了普遍的人的价值，强调了常识和开放，已经开始在世界事务中勇猛前进，扫除了反苏维埃制度的陈腐思想，消除了对我国的倡议和行动的不信任感。

当然，从人类为了确保生存而必须处理的广大问题来衡量，至今为止取得的成就非常微小。但是已经有了开端，变革的第一个迹象已经出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同美利坚合众国达成了谅解。在不久的将来缔结一项关于中短程导弹的协定。

缔结这项协定本身就是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是第一次消除一整类的核武器，这是实现销毁核武库的第一个切实步骤。它将表明，事实上有可能沿着这个方向进展而不会对任何别人造成伤害。

无疑这是新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是我们愿意既严格维护平等安全原则又寻求得到相互接受的突破的结果。

然而，与这个协定有关的问题大部分是在雷克雅未克、在我们与美国总统的第二次会晤中解决的。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全世界希望苏联和美国两位领导人的第三次和第四次会晤不仅仅只是正式承认一年前商定的东西，不仅仅只是继续进行讨论。日益增加的危机在催促我们，因为武器的完善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在这些会晤中进行不屈不挠的努力，以寻求明显的突破，寻求在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和禁止武器进入外层空间——这是消除核威胁的关键——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那么，我们的乐观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认为全面安全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这值得想一想。

在世界历史的这个新的转折关头，我们欢庆我们的革命七十周年；当时如果没有理论准备，革命是不会成功的。现在我们对推进持久和平的前景也正在进行理

论上的探讨。 依靠新思想的帮助，我们已经基本上确认在裁军的背景中，建立一个全面的国际安全制度既是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现在必须证明，推动和实现这个目标也是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我们必须识别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规律；这些力量通过对抗、矛盾斗争和利益冲突可以产生人们期望的结果。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再一次从列宁主义学说的立场出发，并运用列宁主义的方法，对自己提一些尖锐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帝国主义的性质问题。 我们知道它是战争危险的主要来源。

当然，一种社会制度的性质是不能用外部因素来改变的。 但是，由于世界的发展已经到了目前这样的阶段，世界的相互依赖性和一体化也发展到了新的水平，是否有可能对社会制度的性质施以影响，使其无法表现最危险的性质？换句话说，在一个把普遍的人的价值置于高度优先地位的一体化世界里有其运作法律，是否可以运用这种法律来限制资本主义制度中自我中心的、阶级偏向的法律的破坏性影响？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关联：资本主义是否能摆脱黩武主义，在没有黩武主义的经济环境中发挥作用和谋求发展？我们请西方国家来拟订并比较种种方案，改变经济使经济转向为和平目的而生产，是否是乌托邦的幻想呢？

第三个问题：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基本因素之一，如果没有新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还能生存吗？ 换句话说，如果不与第三世界进行不公平贸易，其后果不可预测，这种制度还能运转吗？

与此有关的问题是：大家知道，对世界面临的灾难性危险的认识已经渗进西方世界的上层统治阶层，但是希望这种认识将会转变为实际政策的愿望，有多少现实性呢？ 不管常识的论证多么有力，不管责任感有多么重，不管自我保护的本能多么强，毕竟依然会有绝不能低估，由经济也就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因素。

换句话说，我们要问，资本主义能否适应没有军备、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能否

适应新的平等经济秩序，能否适应两种世界体制的思想和道德价值作诚实比较的状况？这绝不是无意义的问题。其答案将决定在今后几十年内历史的道路。

仅仅提出这几个问题便足以抓住问题的要领了。其答案会从生活本身产生。我国所提关于无核的安全世界的方案的正确性，不仅有赖于这一方案的科学基础的完善，而且要经得起考验，这将受到复杂的因素、包括一些新因素的影响。

而现在是已经在受考验了。在这一点上，我国是忠于列宁主义的传统，忠于列宁主义的基本精神——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理论是实践的工具，实践是检验理论的依据。我国现在正在这样做，将新的思想体现在外交政策中，根据执行政策的经验纠正并调整这一政策。

既然明知安全的世界不得不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创造，我国将依赖什么？

战后，过去决定着世界经济和政治主要趋势的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首先想到的，是过去必然走向战争的趋势，是资本主义国家彼此争斗的世界大战。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走向极端的，不仅仅是过去战争的教训，而且也是恐惧在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当前消耗本身的力量。这些矛盾已开始演变为竞争者之间的技术竞赛，并且也因为新殖民主义而“减轻”了。近来已出现了一种“按照资本”把世界“和平”分割的办法——符合列宁指出的规律——，最大的一份，属于当时最富和最强者。一些国家已开始借口“苏联威胁”将资源再流向军事——工业综合体，以此缓解其经济的紧张。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上和组织上基础结构的内部变化也有助于缓解矛盾及平衡各方利益。

但还有其他因素。如果过去在法西斯威胁面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联盟，这对目前不也提出了客观经验吗？目前全世界都面临了核灾难的威胁，需要保证核能生产安全克服对环境的危险。

这些都是现实而令人担忧的问题，要求我们不仅了解其重大意义，而且实际设法解决。

还有一点：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军事化能发展吗？这使人想到日本、西德和意大利的“经济奇迹”。不错，当“奇迹”结束后，这些国家走向了军事主义；但我们必须估计这一变化是在什么程度上依照了现代垄断资本运行的规律，而外来因素的作用是什么——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感染性榜样”、冷战造成的状况、声望的因素、需要有自己的“武力”才能以竞争对手懂得的语言讲话、以及希望用强权政治来支持对第三世界的经济侵略。不管实际原因是什么，当代确有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而军费很少。这已是历史事实。

这一问题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即从反方向来看。战争一结束，美国的经济便一直朝军事方向发展并依赖军事。最初这样似乎刺激了经济。但后来，这种无意义的、对社会无益的资源浪费，造成了天文数字的国债，也造成了其他的麻烦和失败。过分的军事化使美国国内形势日益恶化，并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最近纽约股票市场和世界各地其他股票市场的大乱是60年来未有过的，就是严重的症状，严厉的警告。

第三点是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剥削关系。尽管为创造“另一种”（人为）环境的种种新奇花样令人眼花缭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和将来都不能没有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而生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割断传统的世界经济细带是危险的，而且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利用他国资源的新殖民主义的方法，跨国公司为所欲为以及以万亿美元计明显无法偿还的债务枷锁也只是通向死胡同。这也会给资本主义国家本身造成严重的问题。在这方面，各种想法很多。但基本上，都是企图把发达的中心国家内生活水平下降等困难转嫁给第三世界。

有人在引诱劳动者接受资本主义最新式的现代化政策的同时，不断地试图借沙文主义来“团结全民族”，诱骗劳动人民加入剥削他国的“合伙”办法。但无论是这些花招或其他类似的图谋只能暂时缓和，却不能解决问题。不公平的贸易仍

然延续，最终将导致爆发。看来西方领导人已开始理解这种结局的可能性，但他们现在仅限于以种种治标的措施应付。

实际上，当代国际经济和政治潮流的新问题尚未为人充分把握和吸取。然而这却必须做到，因为不断继续的各种过程具有客观法则的力量。两个选择是，或者是发生灾难，或者是共同致力于新的经济秩序，平等地兼顾所有各方的权益。据我们目前看来，建立这一秩序的途径已可察见：就是把“裁军促进发展”的概念付诸实施。

因此关于解决第三个问题，我们认为问题并非不可解。这一领域的矛盾也是可以缓解的。但必须理解现实并本着新思想的精神制订切实的行动；而这又将推动走向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简单地说，在这方面我们也面临着历史性抉择，这是我们这个大部分相互联结互为一体的世界的法则所决定的。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甚至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社会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在七十年前展开了自己的历史，继而发展为一种世界制度，实际上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今天，社会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再次显示了内在的潜力。

举例来说，试想一下苏联的改革为和平共处提供的各种重大机会。当我国所有的重要经济指标都达到世界水平后，我国辽阔而极为富饶的国家便可以以前所未有地参加世界的劳力和资源分工。我国巨大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潜力可在世界经济关系中成为意义极其重大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将扩大和加强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的物质基础。这也是苏联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它在当代文明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的其他现象将对客观进程发生影响而有利于和平。

工人运动内部的主导力量正在设法提高这一运动的政治水平。他们不得不在

一个高度复杂、新颖和变幻的环境里努力。捍卫群众经济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和争取民主，包括争取工作场所民主的问题，都有了新的意义。举例来说，时常有人提议让工人“合伙”，但是在这一关系中，企业界的内殿是严密关闭的。无由通达，自由选择管理人是完全不可能的。

西方世界充斥着种种“理论”，大意无非是工人阶级正在消失，据说工人阶级已经完全汇入了“中产阶级”，经历了社会再生，等等等等。不错，工人阶级内部的变化是巨大的，而且影响深远。但是，阶级敌人的自我哄骗或迷惑工人运动使其丧失方向的图谋都是无济于事的。今天，在其新的社会区界内的工人阶级代表着占数量优势的力量，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潜力，特别是在历史急转关头。

动机可能来自好几种因素。其中最可能的一个因素是疯狂的经济军事化，技术革命正在军国主义的基础上向一个新的阶段过渡，这具有强烈的催化作用，特别是由于这一发展会走向战争，因而影响到所有阶层的人民并把群众抗争的范围扩大到经济要求以外。因此，在这方面统治阶级即垄断资本家头头也不得不作出抉择。我们相信——而且科学也证明——拥有今天的技术和生产组织水平，经济是有可能扭转方向，实现非军事化的。同时，这样的选择也就是选择和平。

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关系危机的后果也是一样。如果达到了爆炸的边缘，而靠剥削“第三世界”来继续享受人生又证明不再可能，那么一种不进行这种剥削就无法生存的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能容忍性就可能极为尖锐地具有政治意义。要言之，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主义面对一个严峻的选择：或是让事情达到破裂的程度，或是顺从相互联结互为一体的世界的法则；这就要求在平等基础上实现各国利益均衡。

在我们看来，特别是因为“第三世界”内有些力量正在朝这一相同的方向运动，形势不仅使得这一趋势成为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人们现在常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没落了。但这样说的人显然是在歪曲概念并无视新情况。如果他们指的是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阶段中的那种谋求解放的冲动，那么，这种冲动当然在减弱，而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但“第三世界”目前的新发展阶段所需要的那种冲劲则刚刚在形成。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一点，而不落于悲观。构成这种冲劲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强有力的、但有时具有自相矛盾形式的经济过程。例如，有些国家一方面仍有发展不足的特点，而另一方面则正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达到大国的水平。

还有别的因素，例如在民族的形成和真正民族国家的加强过程中所积聚的政治热。在这些国家中，革命政权占有重要的地位。还有由于贫富两极分化，理想和现实的对照，产生的愤怒。

在反映发展中国家彼此联合的组织中，国家特性和国家自立更生正在成为一种日益突出和活跃的力量。这或多或少是所有这种组织的特点。这种组织很多：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东盟，美洲国家组织，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南太平洋论坛，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特别是不结盟运动。这些组织反映了目前历史阶段所特有的各种彼此冲突的利益、需要、要求、思想型态、主张和偏见。尽管它们在世界政治中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因素，但它们都还没有发挥全部的潜在能力。它们的潜力是巨大的，即使是对今后半个世纪的影响也难以预测。

有一点是清楚的：整个第三世界都在寻求适当的组织形式，以便能平等而有效地参加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它背后有25亿人的力量。我们可以预测，无论是在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方面，还是在塑造未来的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方面，它都将大步跃进。

虽然跨国公司很有力量，但它们将不会决定第三世界的道路；比较有可能的是，它们将不得不顺应各国人民的独立选择。对各国人民和代表他们的那些组织至关重要的，是新的世界经济秩序。

还有一点很重要。在过去几十年中，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发展引起了新的社会异见和社会运动。如抵抗核威胁、保护环境，抵抗种族歧视，反对将社会划分为幸运者和注定受苦者的政策，以及避免由于最新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而使整个工业地区发生灾难。这些运动的参加者数以百万计；由各国和国际上有名望的科学和文化界杰出人物激发并领导。

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以及类似的或有关的群众组织在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有些地方，它们正在扩大影响。例如，从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各种参数可以看到，在当代世界上，列宁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最深刻论证之一的意见正在各地得到证明：随着历史行动的道理日益健全，参加者也会增加。这总是社会进步、也是和平的肯定迹象和最有力的因素。

事实上，我们时代的雄伟的新现象是，各国人民越来越清楚而突出地出现在历史的中心地位。他们现在的地位使人必须立即将他们加以考虑，而不能等到以后。这一点又使人清清楚楚地看到另一条新的真理：不断地作选择越来越成为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前夕时期的特色。我们的选择是否正确决定于千百万人甚至亿万人的利益和愿望得到多少重视。

这就是政治人物的责任。因为只有考虑到时代的新特点，政策才能有效：人的因素现在在政治中很突出，而不再仅仅是群众的生活、活动和意向的遥远的、多多少少是偶然形成的产物。人的因素突然出现在世界事务中。除非我们了解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从当代现实生活和人民意志中获得支持的新思想——政治就变成不可预测的，随时应付的事，这在本国和在其它国家都会造成危险。这种政治得不到永久的支持。

这就是我们对未来、对创造全面国际安全制度的前景持乐观的原因。

这一点同我们对国防的立场也有着完全合乎逻辑的联系。只要有战争的危險，只要社会复仇主义仍然是西方战略和黠武主义计划的骨干，我们就要继续尽力维持我们的国防能力，使帝国主义无法维持对社会主义的军事优势。

在我们庆祝活动中，我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就给予应有的称赞。十月革命直到今天仍然保有其国际动力，是运动的活力的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在各本国的土地上成长壮大，但是共产主义者的形象本身有其共同点，不论他的国籍，也不论他是在什么国家工作。这个“共同点”是忠于一个更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对工人、尤其是对劳动阶级忠诚、并且为他们的基本利益、为和平与民主奋斗。

我认为在这七十周年纪念时应该提到第三国际。这件事的全部历史事实仍然必须恢复，一部真实完整的第三国际史仍有待写出。虽然第三国际有其种种缺点和失算，回顾它历史中的某些部分是痛苦的，它仍然是我们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过去的一部分。它是十月革命产生的，不仅成为国际主义和革命兄弟情谊的锻炼所，并且将国际主义变成为劳动人民争利益和为大、小各国争社会进步的实际手段。它产生许多二十世纪的真正武士，他们是有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人，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畏的勇气，他们感受全世界千千万万被压迫者的痛苦，听取他们的诉愿，唤起他们去进行斗争。

共产主义者第一个发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危险的警告，第一个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也是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受害者。他们从世界各地来，最早进行对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的武装斗争。他们是第一个为人民自由和民族尊严竖起抵抗大旗的人。共产主义者、尤其是苏联的共产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击败法西斯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现在也和那时一样，共产主义者表现出对抗各种反动和愚民政策的第一线战士的不妥协和勇气。他们是传奇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人。他们不是个别的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他们靠一个意志、铁的纪律和廉洁的理想主义联合在一起。

第三国际、情报局、甚至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会议都是过去的事。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继续存在。所有的党完全自主，这种自主是不能逆转的。这早在第二十届大会就说过了。旧的作风没有立即扔掉，这是真的；不过现在这是攻不破的事实。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届大会在这个意义上也标志着一个永不可逆转的转变。我想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同兄弟党的关系是很好的证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一个分水岭，世界进步及它背后的力量也是这样。各共产党在新世纪即将开始的深刻变化中正在寻求新的立足点。但是它们的国际运动正在复兴，由于同样恢复了信心、平等和真正团结的标准而大家向运动团结。它愿同任何其他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力量对话、合作、相互作用、联盟。

苏联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没有丝毫怀疑，这是资本主义以外的唯一选择，是最大胆、最始终不渝地主张和平、独立，主张本国的进步及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友好的人的运动。

同志们，自十月革命以来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划时代事件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出现。自从社会主义成为许多国家人民共同的命运、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来，已经四十年了。

我们的党和苏联人民非常珍惜同朋友们交往的机会；在过去数十年里，国家负起推动社会主义的责任和社会主义的进步依靠他们就象依靠我们一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社会、经济 and 意识形态问题及在建设新生活方面都累积了许多令人重视的有用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在实践中考验过的工作和经验对全人类是一件重要的事。社会主义制度向世界提出了人类生存这些重要问题的答案；证明它人性的和集体的价值，其中心是劳动的人民。社会主义制度向劳动人民灌输尊严感与国家主人翁的想法，在社会上保护他们，给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它打开了求知和文化的无限天地，创造了为充分发展个人能力与天赋所需的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成就是我们的共同骄傲。尤其使我们自豪的是，这种成就就是多年来富有成效的合作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公民之间以无与伦比的胸襟和坦率进行真正兄弟般合作的成果，包括党组织和公众组织、生产合作社、创造性团体和文化机构之间、家庭和人与人之间、兄弟般关系的成果，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劳动和研究的成果。

在更上一层楼之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许多事情。实际生活已使我们关于社会主义过渡规律和有关时间限制、以及我们对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理解得到了纠正。

我们绝不会认为，世界上发生的所有进步变化全是社会主义带来的。但是，关于人类最重要问题的提出方式和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式肯定证实了，世界的进步与作为一股国际力量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着分不开的关联。这一关联在防止核灾难的斗争中、在使各国人民更能维护其社会和政治抉择的世界力量均势中尤为明显。

累积的经验正帮助社会主义国家以普遍接受的原则为基础更健全地建立彼此的相互关系。这些原则是：无条件的和彻底的平等；执政党为其本国事务负责，各国人民的爱国服务；关心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相互尊重，对朋友们取得的经过考验的成就采取严肃态度，自愿进行许多形式的合作；严格遵守所有和平共处原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实践便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

当今的社会主义世界具有各种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这是个好现象，健康的现象。我们已经认识到，团结决不意味着彼此完全一样和一个模子。我们还认识到，社会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每个国家都必须效法的“模式”。

衡量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其标准是该国在为劳动人民利益重组社会所取得的真正成功的总和，以及这些成功的质量。

我们也意识到放松贯彻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国际主义原则、违背互惠互助原则、以及不注意在世界舞台上采取行动的社会主义共同利益所可能带来的损害。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我国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都在最近增加了活力并正在趋于完善。当然，在华沙条约和经互会内的合作已变得更富有成效和更严肃，然而，这次不会在根本上把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分开。

二十七大大清楚地阐明了苏共的立场；在政治领域以及在我国同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所有其他领域中，决定性因素是保证把相互利益同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加强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并发展同各种形式的合作是苏联国际政策的最优先任务。我们今天欢迎社会主义各国的代表团，是通过各位代表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致敬。

- - - - -